



陌上花开

□桑飞月

陌上花开，是件令人欣喜的事。

吴越王钱镠多日不见爱人庄穆夫人吴氏，急切盼其归，但想到陌上花开了，还是忍了忍，转而说道，可缓缓归矣。这是春天最美的情话。

春天，郊野陌上的野花，如天上的星子一般星星点点，亘古不变。每年看，都是那些，但总也看不厌。乡下长大的人，看到这些小花草有亲切感，就像看到了很多年前的那些个春天……

不管哪个春天，铺在它大门口的是婆婆纳。婆婆纳像毛茸茸的绿地毯，铺在陌陌上，小小的四瓣蓝色花是缀在地毯上的蓝钻。明星们参加活动要走红毯，我们进入春天时走的是绿毯，只是，这绿毯让人不忍下足……

婆婆纳的适应性和生命力都很强，从中原到江南，它一直翻滚在郊野的陌陌上。不用怕它失约，也不用担心它消失。一看到婆婆纳，我就不禁觉得欢喜，哦，这还是我喜欢的那个春天。

地丁，守护大地的家丁。地丁守护大地不扛大刀板斧，却扛了两三把紫色的小花，你说萌不萌？

小朋友把紫花地丁叫做交友草。为什么叫交友草呢？你看，它花朵下面不是有个弯弯的钩子吗？两人各采一朵花，若两个弯钩能勾在一起，就说明持花者有缘，可做好朋友。我和女儿试了试，勾住了，像胳膊挽着胳膊。

猫脚迹学名叫通泉草。它喜湿，常长在较为潮湿的沟坡上、小河边，而潮湿的地方往往靠近水源，大概因此，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通泉草，但我却习惯叫它猫脚迹。猫脚迹的花萼像个雪青色的钟，边缘向前延伸出白色花瓣，分三裂，花瓣上还有两片橘黄色的斑。总体看起来，像猫咪的脚掌，故而又名猫脚迹。

猫脚迹遍布全国各地。

再说荠菜。荠菜大名鼎鼎，但荠菜花却很小，点点白，像雪屑，还总也打不开的样子。论姿色，它连婆婆纳都比不上，但民间却有谚语：三月三，荠菜花赛牡丹；抑或：三春戴荠花，桃李羞繁华。

荠菜花怎么赛牡丹，又怎么让桃李羞繁华的呢？原来是阳春三月心情好，看啥啥美。看到不起眼的雪屑似的荠菜花，也觉得

它比牡丹比桃李还好看，干脆，把它戴到头上。明代著名文人田汝成所撰写的《西湖游览志》载：“三月三日，男女皆戴荠菜花。”

——荠菜花可真拉风。

麦瓶草也叫面条菜，多生长在麦田里，它的花托像个圆底锥形瓶，故名麦瓶草。麦瓶草和荠菜一样，未开花时可食用，味道鲜美。我们老家喜欢用它做蒸菜，也可用以佐面条。麦瓶草花很好看，粉红色，五个瓣，像胭脂点成似的。将其小心掐下来，贴在眉心处，你就是村里最靓的妞了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喜欢用麦瓶草和点地梅一起来插花瓶——所谓的花瓶，不过是一个用过的墨水瓶，但春色四溢。

点地梅是我最喜欢的陌上花。

在我家乡的陌陌上，点地梅到处都是。它的叶子紧贴地面围坐，带霜色，不起眼。叶中间长着一簇细细亭亭的花萼，每根都分别举着一小簇花。点地梅五个瓣，黄蕊，花瓣白色的居多，有的也带着一些粉，像扑了胭脂。一眼望去，它们就像昨夜遗落的星辰或月光，莹莹的，似乎在试图点亮那黑沉沉刚刚解冻的幽暗大地。

小时候，并不知其名字，问大人，大人们也不知。没关系，无名也喜欢。只是，移居江南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种花。每到春天，就格外想念，于是上网去查，查得它的名字，又查得它的图片。图片我做成电脑桌面的壁纸，每次打开电脑时，都可以看到它。它让我心安。

我对五瓣的小白花情有独钟。后来，从《楚辞》中看到，屈原把橘树的小白花叫做素荣，“绿叶素荣，纷其可喜兮”。那一刻，我的心有些颤抖，想起了一花，一人。花非橘花，而是点地梅，我乡没有橘树；人，则为我的母亲，她的名字就叫素荣……

此刻，我有点儿想念家乡的点地梅，想念家乡的春天了。春天的花影里，浮着我的梦，浮着一些我再也触不到的人影。

陌上花开蝴蝶飞，江山犹似昔人非。

春天的花田

□一朵

春天向来繁华。春风先发苑中梅，樱杏桃李次第开。花是春的使者，在春天里开花，是季节的使命。春花绽放生命，春风沾染花香，细密的绵雨也浸染花的甜蜜。

以前，樱杏桃李各种花都栽种在各家的院子里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谁家的院子里有这一树繁花，简朴的院子里便熠熠生辉。小家碧玉般的桃李芬芳，努力吐蕊绽放，开一树妖娆，洒一院花香，便是乡间小院最美的三月天。

我更喜欢花田。家乡并没有一望无际的田地，但江南乡村燕语呢喃的田畈里，间或一条清凌凌的小河，阡陌相交，或者是一座低矮的小山头，让两块田畈隔山相望，有山有水有绿草。用种子在大地上绣上热情洋溢的明黄，绣上席卷而来的红色云霞，便成了我记忆中的花田。

那时候，每一户人家都要种油菜榨油。油菜花盛开的季节，大片大片的明黄延向山的那头，空气变得明亮而芳香，引得蜜蜂“嗡嗡”地往前凑，引得我们的目光情不自禁地随着蜜蜂的飞舞在油菜花柱上流连忘返。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油菜花随风摇曳，菜地里狭窄的田埂路上，一个个圆溜溜的小脑袋在花丛中若隐若现。尽管油菜杆子比人高，我们小小的身子被油菜花淹没，玩耍的队伍被花丛隔得七零八落，但我们趁着我们烂漫的年华，尽情捕捉这个季节、这个天地间能够得到的所有快乐。

三春和煦燕呢喃，浅红淡紫十里连。记忆中的另一片花田，便是那浅红淡紫灿若云霞的紫云英，紫云英是它的学名，我们都叫它草子。草子花的花枝低矮，碧绿细长的花茎托着一个小巧的花盘，像一朵撑开的小伞花，娇嫩而明媚，十里连成一片花田，像连绵的云霞蒸腾，美得不可言喻。草子田像一张席地而铺的巨大花毯子，红绿相间，偶尔还有麻雀和青蛙光临，画面生趣盎然。我们掐下细长的草子花茎，用指甲在花茎上掐一个小洞，然后把另一根花茎穿插进这个小洞，依次穿插，串成一个个花环套在脖子上面，戴在头顶上面，系在两个手腕上，把自己打扮成“草子娃娃”在花田里手拉手跳舞，多美的天地时光啊！

前几天，跟几个朋友一起去参观一个刚开发的花海，走去一看，是一片颜色各异的郁金香。从这头一眼就看到了那头，稀疏的花丛中还露出褐色的泥土，真的算不上“花海”。我心中的花海，仍是记忆中那片隔着山隔着河却仍旧十里连绵的花田。

如今，家乡田畈里的油菜花会在每年的阳春三月如期盛开，尽管已不能连成一片，但金灿灿的季节里，我一定会回到那一片田畈，重温一年一度的花田之美。而浅红淡紫十里连的紫云英，却早已成为一种传说。它本就是一种肥田之草，当它结籽枯萎，便要同泥土混合发酵成肥料还田。但现在，早已没有农人这样精心侍弄田地，哪里还有谁会去种那种肥田的“草子”。但是我，却永远也忘不了紫云英的华美。